

日本海军中途岛之战

(1942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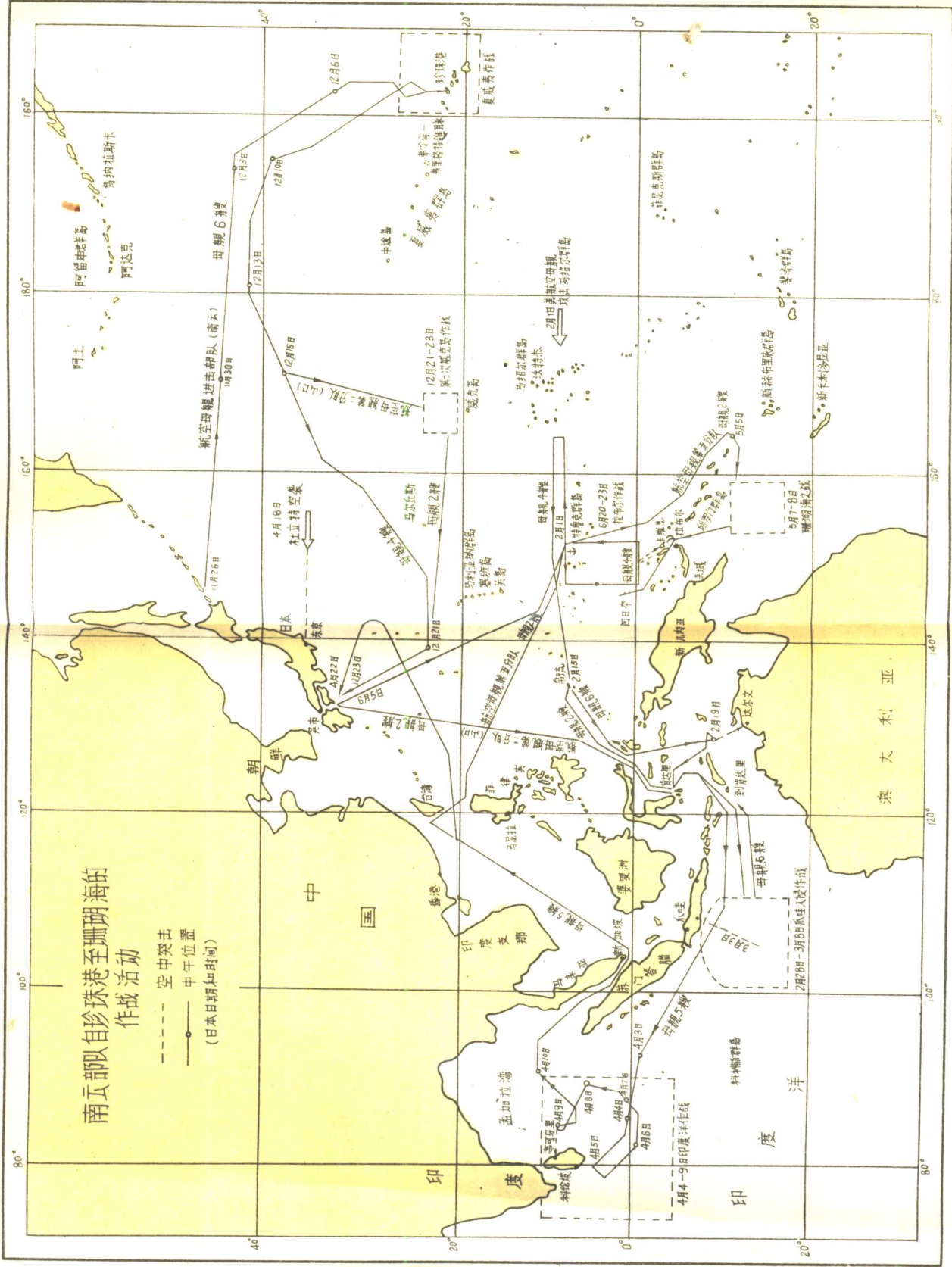
世界史地图书版

海军军政干部学校军事学术研究部翻印

一九七七年十月

南云部队自珍珠港至珊瑚海的作战活动

--- 空中突击
 — 中午位置
 (日本日期如时间)



目 录

序 一 (作者序)	1
序 二	5
序 三	8
第一章 从柱岛出击	10
第二章 日本海军战略的演变	19
第三章 关于未来战略的争论	54
第四章 杜立特的空袭终止了争论	68
第五章 中途岛作战计划	76
第六章 战役的准备	93
第七章 奔赴战斗	111
第八章 风暴欲来	129
第九章 南云部队打上了	142
第十章 山本大将的活动	194
第十一章 尾声	207
第十二章 失败的分析	219
附录一 中途岛之战双方损失表	234
附录二 联合舰队特混编组	237

序 一（作者序）

对于日本说来，中途岛之战的确是一场惨败。以“宁求质无求量”为信念的日本联合舰队，长期以来从事于训练与准备，以求击败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可是，在中途岛，日方部队都以较强者败于较弱者之手。

参加作战的我方水面部队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敌人，而且主动权还操在我方之手。在太平洋战争全过程中始终起决定作用的空中实力，就质量方面说，日本也不处于劣势。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吃了一场决定性的败仗，这是现代日本海军所从未经历过的惨败，而且做梦也没有想过这是可能的。

以中途岛为转折点，战争的运气似乎确定地从我们这边转移到盟军那边去。这次败北给我们许多教训，而且自从战争开始以来，第一次逼迫我们去进行自我检讨。

不消说，日本社会公众是不知道战斗的真相的。帝国大本营在通告中则想方设法使人们以为双方的损失是相当的。可是，美国迅速向全世界宣布日方所受的损失，把受伤和沉没的舰名说得一点不差。由此看来，我方之所以致力于隐瞒真相，与其说是不让敌人知道，不如说是为了要保持本国的士气。

我自己饱尝保密的极端措施的苦味。当战斗进行之际，我在“赤城”号上面受伤了，然后移到医院船“响川丸”送到横须贺海军基地去。到晚上街上没有人的时候方才把我送上岸。我被放在盖得严严的担架上从医院的后门抬进去。我的病房是

完全孤立的，不许任何护士或看护兵，进来而我也不许和外界交通。所有在中途岛的伤员全都与外界切断了联系。这实际上是以医疗为借口而实行禁闭，使我有时觉得自己是个战俘。

不消说，所有涉及这次战斗的文件性材料全被列为“绝密”。以这些材料为依据的作战后的报告之起草工作也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至于写成的报告则终战争期间都是一点不透风的。紧接着日本投降之后，几乎所有这些文件全都烧毁了。因此，自从和平恢复以来，关于中途岛战役之日方记载只有片断不全而又误谬百出的材料，这就不足为怪了。

我从医院出来之后，暂时奉派到横须贺的海军航空兵团担任教练官，因为我的腿伤还未全愈。我的额外工作是在东京的海军大学担任教授。海军大学设置“战斗经验研究委员会”，而我则被派为该会航空小组的秘书。在这个职位上，我研究了过去海空作战的记录，而且把从这些作战中所吸取的战略、战术教训之分析研究的材料，编纂起来。

对于中途岛之战的研究工作只限于特许的人员。因为起草研究的最后定稿是我的责任，因此，我有机会接触所有官方材料和私人记录。此外，还召集了参加该役的数以打计的军官前来谘询。当研究工作完成时，只打印六份分发给有关的人。这些材料怎么下落，我是不知道的，但我自己很幸运，把原稿藏在我的护脚架中而获得保留下来。

纵使有了这份宝贵的文件来补充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有否能力写成一部全面而准确的中途岛战史，仍然是抱有疑虑的。因此，当我找到奥宫中校和我合作时，我感到很幸运。我认识奥宫中校多年了，他是一个现成的而又合格的合作者。他也是海军的航空员，和我一样深信把日本方面有关

此战的准确的记录写出来是重要的。他主要是负责本书中不直接涉及南云部队的部分。

我们力求把战斗的发展叙述得尽可能的客观，以便使此书具有真正的历史价值。我祈望能从美国公开出版物中把有关美国方面作战的记载加入到本书中去。

渊田美津雄

1951年2月

太平洋战争终于把空权时代给揭开了。在海战中，空中要素竟然如此优越，以致在两支巨大的水面舰队对战时不待交换一弹而胜败便告解决。和由美国潜艇所进行的消耗战相结合的战略空军的威力又是如此具有决定性的，以致敌军尚未涉足于日本本土，而日本的陆海军便被迫投降。中途岛之役，日本便吃了这种新型战法的大亏而一败涂地。

到1942年6月，我已经对于母舰部队作战有了经验，而我的职务又便于我追随整个战斗之发展而加以考察。此外，为了取得更多的资料，我于战后曾周游日本三次向当日参加作战的军官进行访问。

作为我研究的结果，我坚信太平洋战争是由不了解海的人发动起来的，而又由不了解空的人打下去的。假若他们更多的了解海与空，则日本会更谨慎地考虑进入战争是否明智的问题。甚至纵使那时决定除战争外别无他道可循的话，那未后来所犯的许多大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正因它用陆地的标准去判断海，又以海战的概念用于空战，所以日本的悲惨命运早就注定了。

假如我们仍然低估空权的重要性，那未总有一天，我们一定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其他方面付出疏忽的代价。

奥宫正武

1951年2月

序 二

在一次海上战役或战斗之后，把敌方的观点尽可能全面地收集起来，这总是有趣而有益的事。当中途岛之战进行之际，尽管我们事先获得重要的情报，而“战争之雾”仍然是很浓厚的。例如，“飞龙”号沉没了好几天，直到我方的中途岛搜索队找到并救起该舰一舢板的机舱人员之后，才能断定该舰的命运。又如，“三隈”号的下落，曾经有一个时间是捉摸不定的。我们最后拍摄的“三隈”号照片是6月6日下午当它失去活动能力只在舰首尾留下幸存者的时候。第二天上午当我方一艘潜艇搜索该地区时，“三隈”号已经毫无踪影了。山本大将率领七艘战列舰、一艘航空母舰、若干巡洋舰和驱逐舰活动于中途岛西北方向上，这桩事在打过仗后好几个月我们还不知道。

有了现在这本书，我们就可以明了在这次战争以前的好些年月，以及这次战争爆发后头六个月日本海军的计划工作和种种活动。这是最宝贵的战争史料。

在阅读有关6月4日的记载时，我比以往更加感觉到在战术运用的场合，运气的好坏，真是关系不小。作者盛赞我们能够选定日方航空母舰处境最不利的时候——即当飞行甲板充满着加油了、武装了、等待起飞的飞机之际——准确地发动攻击，其实这是不能归功于我们的。对我自己说来，我所能称道的全部功绩无非是迫切感到要出敌不意以我方的全

部力量尽可能早地到达敌母舰施以攻击罢了。

在阅读日方记载的时候，另外两点也许是有趣味味的。其一是，6月4—5日夜我们向东撤退若干小时。6月4日太阳快要落山时的情况是：从“约克城”号起飞的搜索队曾找到“飞龙”号并将其地点报告回来；后来“约克城”号吃了“飞龙”号的第二次攻击的两枚鱼雷；最后“企业”号和“大黄蜂”号的飞机把“飞龙”号打得失去战斗力。当“企业”号和“大黄蜂”号收回飞机之后，我决定向东撤退以避免和敌方的优势兵力夜战，但又决定乘夜西进，以便在天亮时处于中途岛的空军支援之下，如果敌对中途岛发动攻击的话。日军的确下令夜间攻击。

另外一事发生于6月6日，即战斗的第三日也是最后的一日。我曾一心打算要追击撤退中的敌人希望加以尽可能大的损害。可是，我们知道，日方在威克岛拥有强大的空中部队等待中途岛夺取以后便移来担任守备。我预先决定绝不进入以威克岛为中心的700哩半径的圆周以内，以避免来自威克岛的空袭。当6月6日日间作战完毕之后（一次搜索，三次攻击和一次照相侦察），我们燃料不足，我有点预感，以为我们向西活动已经交到尽可能多的好运气了。因此，我们便掉头向东驶向和油船的会合之点。假如我们于6月6日—7日晚上继续西进，便很可能于次日早上和山本大将所率领的优势日方部队遭遇上了。

我们在中途岛之战所获得的成就基本上是以卓越的情报为根据，有了情报，尼米兹才能充分发挥其智慧以实现其机智、果决的领导。他从南太平洋召回第16、17两支特混部队，并要它们立即开到中途岛东北待命。他把手边所有的潜艇扫

数部署在中途岛的西北。他用陆战兵、炮兵和飞机来加强中途岛本身，并对关键的地区进行搜索。他调运部队到阿留申群岛去。

第17特混部队司令弗勒辙又是第16、17两特混部队的总指挥官，在战斗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约克城”号的航空大队在该舰失去战斗力之前做了出色的工作，而在该舰失去战斗力之后为“企业”号和“大黄蜂”号所收容的飞机在往后的两日里仍继续作战。

我深信我们所有参加了中途岛之战的人，尤其是留心研究过这次战役的人，将从这本日方记载中获得享受和教益。对于致力研究并写成此书的两位作家，应致以祝贺。对于本书的美国编者，也应致以祝贺，正如编者在序言中所说，他们把译文初稿加工使这本书更加明确，同时又保留其固有的戏剧性的兴趣。

美国海军上将（退役） R·A·斯普鲁恩斯

1955年4月

序 三

中途岛之战不成问题的是太平洋战争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场大海战的结果看来，也是同样明确的。但关于这一场作战是如何计划的、这个仗是怎样打的，在日本方面的详尽而正确的记载，纵使还有，也是凤毛麟角那末稀罕的了。

为了说明起见，我们必须知道作战计划之研究和制定完全是由在东京的联合舰队总部和海军军令部单独进行的。山本大将对于他的部署各司令官只要求他们专心一志把那么多的、远在海外的战场上的第一阶段的战役指挥好，而不要他们关心别的事情。

那时，我是第二舰队司令官，同时又被指定为接替山本大将担任联合舰队总司令，如果他不能继续指挥的话。可是，关于中途岛作战计划，就连我也没有被谘询到，而且一直到南洋诸战役完成之后，我才知道有这回事。当我于1942年4月17日回到横须贺时，那就是杜立特空袭的前一天，中途岛作战计划已经确定下来而不可改变了。

我们的部队致力于实现这些计划，但却遭到如此具有决定性和如此严重的失败，以致其经过详情就象其计划一般，甚至在日本海军中也是讳莫如深。其结果便是，时至今日，连以前高级的海军军官也没有几个人是熟知这次作战的细节的。

在这本书里，整个故事终于和盘托出了。我既没有什么可以增加上去的也想不到有什么可以增加的。

本书的主要作者，渊田海军上校是海军航空兵的一位杰出的军官。战争开始时他是航空母舰特混部队的航空联队的

资深指挥官，而母舰特混部队则实际上是日本舰队的主要攻击兵力。该特混部队对珍珠港以及后来各次的空中进击，都是渊田上校领导的。在每次作战中他表现得既出色又能干。中途岛之战从头至尾他都在南云特混部队的旗舰“赤城”号上面。跟着他被调到海军大学担任教授，他的特定任务是运用一切公私的现有纪录从事于中途岛战役的研究并将结果写成报告。他完成了这个任务。在战争后期，他在联合舰队总部任航空作战官。

和渊田上校合作写成本书的奥宫海军中校，是从不同的优越地位来观察中途岛之战的。他是在轻型航空母舰“龙骧”号上面，该舰是第二特混部队的旗舰，而第二特混部队则活动于阿留申群岛地区作为那次攻势作战的北面的一翼。后来他成为从中途岛溃败下来的仅有母舰分队的参谋，因此所有关于那次战斗的详细报告，他都能看到而且还做了详细的究研。到了战争快要结束之际，他在海军军令部工作，因此他享有接触所有作战记载和报告的现成机会。

日本舰队如今已经不存在了，看来有关中途岛之战的材料，要比本书作者收集得更完全的，是不会再有的了。我觉得，无论如何，应该把这一场关键性战斗的准确记载传之后人。我觉得本书不仅实际上准确，而且也出色地公正而客观。

作为参加此役的、迄今健在的高级指挥官，我主张把这两位作者的优秀作品呈献给是役双方的阵亡者。让他们的家族、亲戚和朋友如今可以知道围绕着他们死亡的许多事实。至于其他方面，我希望这本书将提供批评和反省的材料。

前日本帝国海军上将 近藤信升

1951年2月

第一章 从柱岛出击

1942年5月27日当内海西部黎明时，日光斜照着自从太平洋战争开始以来集中到最大限度的日本舰队实力。

故事的背景是在柱岛，位于著名的广岛之南和不甚著名的海边城市岩国之东南。柱岛锚地的周围都是小山岛，绝大部分从水滨到山顶都遍植树木。几乎每个山头都有高射炮，但因施以伪装，使这些岛屿显出和平的姿态。这个锚地之大足以容纳整个日本海军，而且又远远离开普通商船的航道。它是联合舰队战时的待机锚地。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联合舰队总部便移到碇泊在这里的一个战列舰群上工作以策安全了。由于它长期留在这里，以致海军军官们把联合舰队总部叫做“柱岛”。

在锚地里，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大将的旗舰，68,000吨的“大和”号是系在一个红色的浮筒上。这里有水底电线连接岸上以便和东京通讯。在“大和”号周围集结了组成联合舰队大部分水面实力的68艘军舰。

山本大将的战列舰第一分队是由“大和”号、“长门”号和“陆奥”号编成的，其第二分队是由“伊势”号、“扶桑”号、“日向”号和“山城”号编成的，总共七艘战列舰。每艘巨舰都围以防鱼雷网。由于珍珠港的经验，使我们知道纵使在本国的水区内，保护军舰使不受鱼雷攻击也是重

要的。其他军舰则围绕着战列部署，以进一步保护战列舰使不受飞机或潜艇的攻击。这里有属于巡洋舰第九分队的轻巡洋舰“北上”号和“大井”号，属于驱逐舰第三战队的旗舰“川内”号和12艘驱逐舰，属于驱逐舰第一战队的八艘驱逐舰，轻型航空母舰“风翔”号连同一艘驱逐舰和两艘鱼雷艇，还有水上机母舰“千代田”号和“日新”号各载袖珍潜水艇六只。

除战列舰第一分队外，所有这些军舰都属于第一舰队，归高濑海军中将指挥，以“伊势”号为旗舰。自从战争开始以来，第一舰队和战列舰一分队一直留在柱岛以等待水面决战的机会。航空母舰的航空员们讽刺地把它叫做“柱岛舰队”。

归南云海军中将指挥的21艘军舰下锚于上述所谓“主力”的北面，泊在我们西面的是近藤海军中将指挥的第二舰队。这里有重巡洋舰“爱宕”号（近藤中将的旗舰）和同属于巡洋舰第四分队的“鸟海”号，属于巡洋舰第五分队的“妙高”号、“羽黑”号，属于战列舰第三分队的快速战列舰“比睿”号和“雾岛”号，轻巡洋舰“由良”号和属于驱逐舰第四战队的七艘驱逐舰以及轻航空母舰“瑞风”号和一艘驱逐舰。

这个一片灰色的大舰队静静地抛着锚，每艘军舰都因满载燃料和补给品（从吴港补充准备出击的）而把水线压得低低的。整个地区的交通是由黄色的海军拖船来承担。在军舰上面，除不时有信号旗飘动进行通讯外，别无其他活动的迹象。但是，锚地里尽管是寂静的，人们都感到激动的情绪弥漫于整个舰队。

5月27日是海军节，是东乡大将在对马海战中打败俄国

舰队之日。日本在太平洋战争头六个月的成就似乎可以和1637年前那次大捷相媲美。士气是昂扬的——怎么能不昂扬呢？如今我们又肩负着另一个使命，它使我们深信一定会在帝国海军史上增加新的光彩。

上早8时，“赤城”号的军旗升起来了。接着在它的信号桅上拉起一面单旗，发出“按预定时间出击！”这个被紧张地期待着的命令。

我（附注：此系著者渊田上校自称，以下同）站在飞行甲板的指挥所里转身观看驱逐舰第十战队各舰的活动。各舰都在起锚。锚链溅着白色的水花漂洗着沉重的链环。驱逐舰即将开航，跟着出发的按次序是巡洋第八分队、战列舰第三分队的第二小队和航空母舰第一、二分队。南云部队已经向历史上最重要的海战之一的战场出动了。

当我们驶出锚地时，其他部队的军舰（它们两天后也要出击）的舰员们列队在栏杆边向我们挥动帽子欢呼送行。他们似乎对我们首先出发的好运气感到羡慕。我们向他们挥手告别，到处是一片欢欣。每个人都深信他是出发去参加另一次辉煌的胜利。

两小时后，我们已经半渡伊豫滩了，不久便进入丰后海峡。在海峡外边，估计可能遇到敌方潜艇了。帝国大本营每天下达有关敌潜艇活动的联合报告。最近的情报表明有一打或更多的敌潜艇正在靠近日本本土活动，旨在报告日本军舰的运动并力求切断我们的交通线。它们不时把报告用无线电发回珍珠港，我方分散各地的无线电测向台，便趁此时机设法去寻找它们的位置。

南云部队的旗舰“赤城”号向西朝库达科海峡前进，用

16节速度驶向丰后水道和广阔的太平洋。日光穿过散云照耀在平静的蓝色的海上。好几天来在内海西部天气总是多云而热，如今微风吹拂“赤城”号的飞行甲板，使人感到十分快意。

在通过海峡时，舰队排成单纵列队形。21艘军舰之间互相间隔是1,000码，看起来好象和平时期的一次海军检阅。远远地驶在先头的是木村海军少将的旗舰轻巡洋舰“长良”号率领着属于驱逐舰第十战队的12艘驱逐舰。其次是阿部海军少将率领的巡洋舰第八分队的“利根”号（旗舰）和“筑摩”号，跟着的是战列舰第三分队第二小队的快速战列舰“榛名”号和“雾岛”号。（战列舰第三分队第二小队的“比叡”号和“金刚”号已经配属给近藤中将的入侵部队去。）在“雾岛”号后面的是由大型航空母舰“赤城”号和“加贺”号编成的直属于南云中将指挥的航空母舰第一分队。由“飞龙”号和“苍龙”号编成的归山口海军少将指挥的航空母舰第二分队则是南云部队的殿军。

此时有十几只待潮的渔舟出现在右舷，它们的船员们挥手欢呼迎送军舰的驶过。在左舷，小小的百合岛看来好象浮在海面上一般。岛上绿叶葱茏与青岛的朦胧的背景相映成趣。远处，四国的海岸深藏于雾气中。

当舰队继续航进时，属于吴港航空兵团的三架水上机飞越我们头上。这些飞机是飞往丰后海峡外面去制压守候在该处的敌潜艇的。

社岛不久出现在右舷。伸展到山边去的麦田染上淡黄的颜色，这表明夏天已经近了。岸边有一只小小的拖船喷着黑烟很吃力地拖着一连串的驳船。我们很快就把它们丢在后

面，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平静地浮在海上的大水无濑岛和小水无濑岛。

这个地方对我是非常熟悉的。我出身于枝岛日本海军军官学校，就在北面20哩的地方。在过去的20年间，我从各个角度来观察这风景宜人的内海，既从海上也从空中，我熟悉这个地区就象熟悉一本书那样。如今在越过这些熟悉的地方时，我便沉溺到回忆中去。忽然间我被信号班长从传话筒里发出的传令声音所惊醒。

我所在的飞行甲板指挥所位于舰中部的左舷。直接在指挥所前面的是岛状的上层结构，其中有舰桥和本舰神经中枢的中央战斗指挥站。此时，进击部队的所有高级军官全都集合到舰桥上来，因为按条令规定，当通过狭窄的海峡时，应该全员站上战位。

信号班长刚传完口令后，就有四面旗迅速升上信号桅。第一面旗是变换队形的命令。由于我们已经通过了海峡，因此我虽然还没有看见其余的三面旗，也知道这是叫所有军舰进入正常的航行队形。

信号桅的顶端飘扬着进击部队的司令旗。海军军人对于这些象征如此重视，令我深为诧异。每个海军军官总是梦想有朝一日升起自己的将旗来。目前在日本海军差不多有一百面这种旗帜，以我所在的部队而言，就有四面将旗。

忽然间舰上扩音器吼叫起来：“通过海峡完毕。收起装具。恢复正常准备状态。”穿着白色便服和绿色工作服的人们开始在飞行甲板上眺望，以便把向后退缩的海岸最后再看一眼。

第一航空兵司令部的作战官玄田中校从舰桥上走下来看